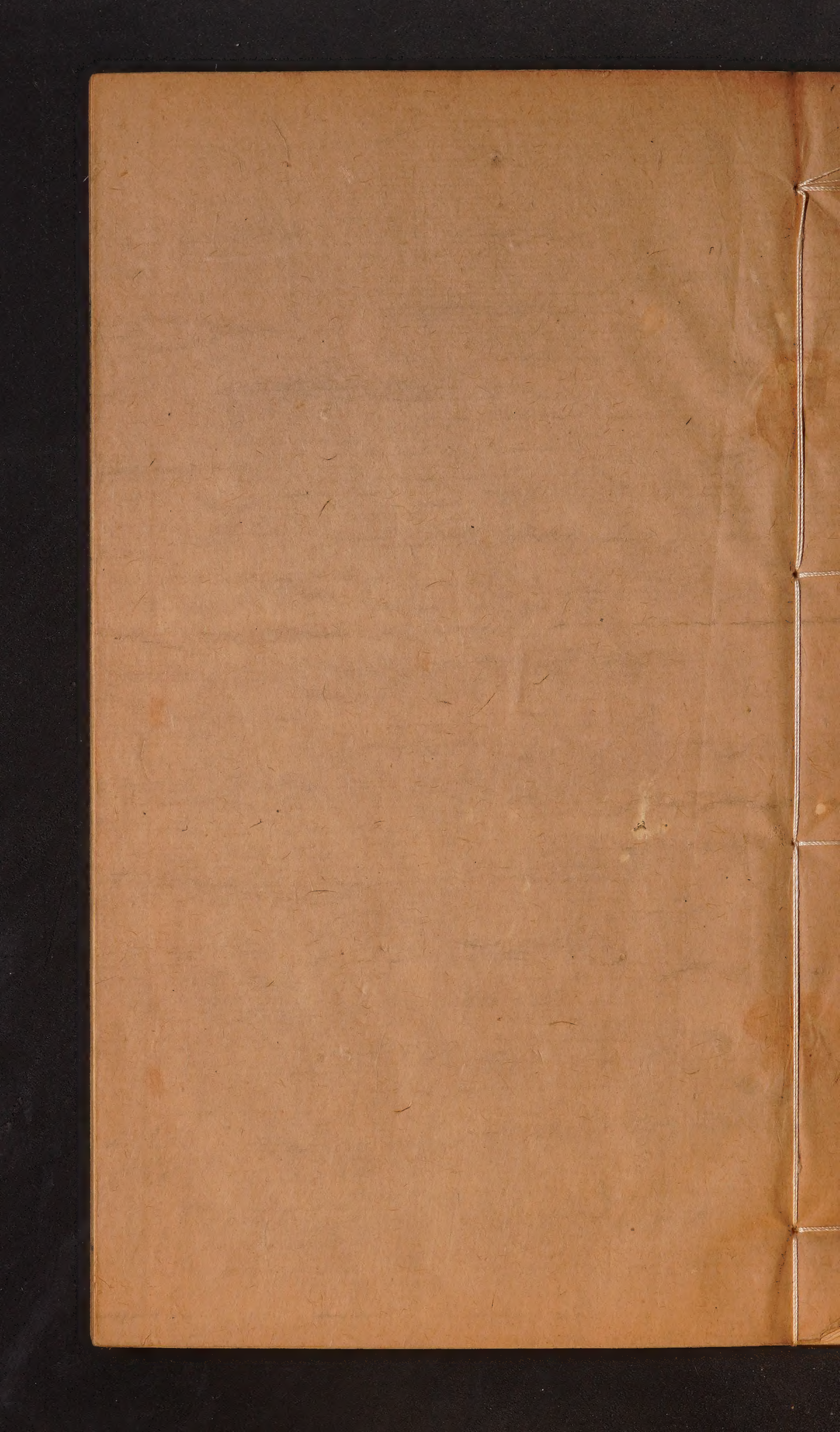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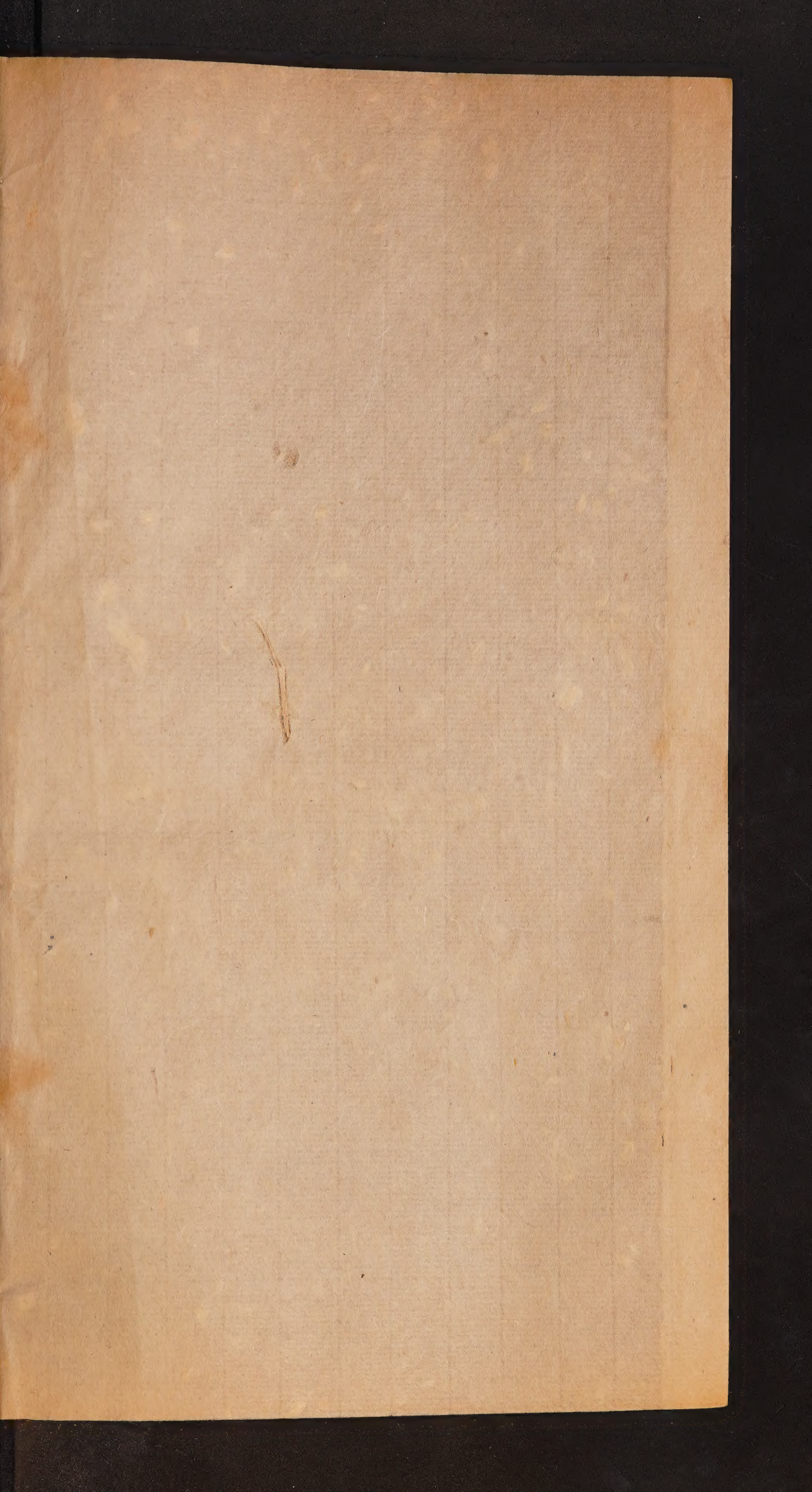








史記內編卷之二

漢　龍門司馬遷　著
明　建武鄧元錫選評

高祖本紀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

縱观自沛至咸
都得縱观言無
不观班史去上
观字文體然升
庵謂乃秦皇縱
得观又無謂知
言者難哉

漢起側微然亦
何消得序此等
細碎不稱帝紀

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
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
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
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
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縱觀慎按常時
車駕出或禁觀者此時
則縱民觀故曰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
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
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

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

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

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亾自度比至皆亾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擊斬

蛇蛇遂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卽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

沛令輕宜及也

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爲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亾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

譬曉明甚

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

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音房）與（豫）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爲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

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畧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爲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爲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

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爲楚王治盱台音吁夷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

追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畧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

夫懷宜度德不王遣諸將

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爲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幷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呂臣爲司徒其父呂青爲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畧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

先入關者王亦亡道

壯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猾賊（意不平故疊出項羽）項羽嘗攻襄城（字疊二今字）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老成人之言）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正與入關諭相應）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慓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畧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

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幷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幷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

其爲廣野君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畧韓地轘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畧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

唐太宗攻長安正犯此忌

緣是時攻安兵不如秦遣戰強

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傷死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

用其人以守
用其兵以戰
眞良策

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

須溪曰兩言大破之又言遂破之文如破竹之勢漢書刪其複無此痛快也

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喜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

王者之兵若時雨

與父老約讀王厚齋先生點法、原評

須溪云按堵如故非古語也出於帝王之口、如此可謂簡盡、

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

○隱○惻○

○雨○象○法○

○三○代○無○畏○寧○

極結

甚謬

曹無傷語多激豈不得於

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

公欲敗之耶是當誅

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

杜結

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都雒

苴妙退一步
法我帝於江
中故擊死故

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

示無意東安項王之心

因勢利導

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王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韋昭曰有罪見遷徙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

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爲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爲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亾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爲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復敗走廢

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畧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畧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尉信爲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

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
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
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
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
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
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爲義帝發
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
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

眞西山曰不曰率諸侯王、而曰願從諸侯王、不曰擊項羽、而曰擊楚之殺義帝者、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猶有古辭命氣象、

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繫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爲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

須溪曰此兩九江王布鄭重有精采文辭內無贅無裝

士卒睢水爲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爲楚塞王欣亾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亾不相得敗後乃獨

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爲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閒、

步步看與王之綮事事別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爲楚、漢王

須溪云以泗上亭長視四萬斤金如土發之一決不

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

疑其志氣吞
羽數倍

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絶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爲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

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皐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皐乃復引兵西拔滎

羽所至豈不無敵但圖走

不佳故自屈其力

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跳（音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

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

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
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
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
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
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羽
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
爲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
立之使自爲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爲齊王項

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餽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

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幷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

結妙

此一段只當布文告間數故被傷危哉危哉

須溪曰傷胸要害食卒捫足極未易矯毋令楚乘勝於漢語壹有力汲汲入關置酒留四日安父老心益悼傳聞之訛也、

綜

李元陽曰、高祖始終得關中之力、關中人心所以不忘者、秋毫無犯約法三章之效也、

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皐、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

東萊呂氏曰此陣即馬隆所謂魯公不識者也

兵窮力殫食盡衆合乃一

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爲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

戰而王
須溪云孔將軍
費將軍復自何
來漢初何人物
之多何一時得
才之多
升庵愼曰高祖
與項羽決勝垓
下僅六十字而
陣法戰法之奇
皆具柴將軍在
皇帝後以上陳
法也淮陰侯先
合而下戰法也
曰不利用奇也
旣却而左右兵

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
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
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
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爲漢盡得
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
項羽東城斬首八萬遂畧定楚地魯爲楚堅守不下
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
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

縱、因其不利而乘之、此戰法奇正相生也、

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爲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輙裂地而封爲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甲午、乃卽皇帝位氾水之陽、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爲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爲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

皇帝曰義〇帝〇無〇後讀至此使人神、觀、頓、改、庶幾哉縞素之有本末

爲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爲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

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幾得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

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
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
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
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將
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
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
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
幾恐故反

晉劉寶曰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也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説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爲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

迎卽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甚
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
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
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
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
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
十二焉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
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

王伯厚曰書分封如此則函谷之內外淮水之東西若然可見

分其地爲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爲荊王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子肥爲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爲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爲

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
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蕭丞相營作
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
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
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
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
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柏人

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亾自歸雒陽廢以爲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爲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先收代吏民心

識地形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荊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刦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

先翦羽翼

終竟

能爲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得情）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黄軍曲逆張春渡河擊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徑別道）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爲代王都

晉陽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幷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敎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

須溪云安得猛士守四方古人以為伯心之存非也自韓信死彭越死黥布反同時諸將皆盡於是四顧寂寥有傷心者矣語雖壯而意悲自是亦道病矣或者其悔心之萌乎

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

後之爲史者日還沛置酒召故人極歡足矣看他發沛中兒教歌至酒酣擊筑歌呼起舞展轉泣下縷二不絕俯仰其至眞到空縣出獻已去復留諸母故入道故舊又住對父老說豐恨事又住古今文字淋漓

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爲其以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乃幷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爲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

盡與言矣有情少可及此

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爲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爲燕王高祖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

如燭照數計眞知人善任使定呂難便令呂后掌握二六妙

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三

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爲編戶民今北面爲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

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軍往見審食其
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
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
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
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亾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
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祖崩遂亾入
匈奴丙寅葬已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羣臣皆曰高
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

高上尊號爲高皇帝太子襲號爲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後有缺輙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爲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爲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爲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閒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高祖本紀終



漢書分惠帝
呂后各爲紀
文事跡甚

呂后本紀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

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爲將長兄周呂侯死事封其子呂台爲酈侯子產爲交侯次兄呂釋之爲建成侯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爲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爲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爲趙王薄夫人子恒爲代王諸姬子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子長爲淮南王子建爲燕王高祖弟交爲楚王兄子濞爲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爲長沙王呂后最怨戚

夫人及其子趙王。廼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幷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廼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廼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

持酖飲之犂明孝惠還趙王已死於是廼徙淮陽王
友爲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爲武令侯太后遂斷
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
居數日廼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知其戚夫人
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
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爲淫
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
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爲齊王兄置

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迺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
王起爲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爲壽太后迺
恐自起泛（音捧）孝惠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
其酖齊王恐自以爲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
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
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
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
主爲王太后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

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泣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

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

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爲帝太傅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爲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

謚爲魯元太后子偃爲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爲平定侯少府延爲梧侯乃封呂種爲沛侯呂平爲扶柳侯張買爲南宮侯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爲淮陽王子不疑爲常山王子山爲襄城侯子朝爲軹侯子武爲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爲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爲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

山王彊以其弟襄成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謚爲肅王太子嘉代立爲王三年無事四年封呂須爲臨光侯呂他爲俞侯呂更始爲贅其侯呂忿爲呂成侯及諸侯丞相五人宣平侯女爲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爲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眞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卽爲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爲亂迺幽之永巷

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爲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爲常山王置太

妖我妖我能爲此言

尉官絳侯勃爲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
侯武爲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
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爲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
王子興居爲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
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妒怒去讒之於太
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
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
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

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爲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餔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爲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徙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爲呂王、更名梁曰呂、呂

曰濟川太后女弟呂嬃有女爲營陵侯劉澤妻澤爲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卽崩後劉將軍爲害迺以劉澤爲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産女爲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爲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卽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爲魯王敖賜謚爲魯元王秋太后使

邊地惡故願
守亦因得全

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産丞相
平等言武信侯呂祿上侯位次第一請立爲趙王太
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爲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
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
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爲燕王封通弟呂莊爲東平侯
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忽
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高后遂病掖傷高后
爲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

真愚婦人奈何平措置甚得全

嬃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呂榮為祝茲侯、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

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
爲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爲帝太傅朱虛
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
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
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
廼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
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
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廼反舉兵欲圍王

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幷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迺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

灌嬰得大臣之權是時齊潁陰連兵天下定強半

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迺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侯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

知祿易與故先紿祿奪其軍

紿得密

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

誘之利

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

懼之禍乃聽

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迺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不欺巳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

產時以相國專南軍聞變入宮刼天子以令事急甚

平陽侯得行御史大夫事得聞變甚善毋入產殿門尤善

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襢爲劉氏左襢軍中皆左襢爲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南軍）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

絳侯握重在外不動朱虛侯銳令試難舍

衛尉尚典司兵故先誅

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鬬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

先遣朱虛如齊乃定所立

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王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爲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聽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爲身謀然爲國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

毋輕漢相諸大臣漢相諸大臣皆天產輔高祖定天下皆謀慮

謀亦甚忠

深長後世未易及

是時齊發大難端朱虛誅諸呂功高與居又居中乃能置齊立代如山岳不動眞大臣謀國忠智之法

時楚齊暮布居外獨大臣

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卽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惡、廼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廼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後九月晦日己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爲

陰計迎王來且讓固禮也或曰詐殆不其然

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卽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代王迺

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
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
邸代王立爲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爲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
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
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
穡衣食滋殖　二者王政大端
本紀稱呂太后紀實以示變贊先孝惠明君統毋

可從子也紀極劉呂之變已詳贊更不論斷獨陳天下宴然休息明上天立君生民之意此豈後史可及

呂后本紀終



孝文本紀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巳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卽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

不斥言微辭隱約

亦似是但得重然實不得事情

耳今已誅諸呂新啑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

代王立政以長又賢又齊王叔父雖南兄萬孤飛流如注一埶

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一句一意）方今内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四字截）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

輕重既道不汲汲儀衛多何益

昌應幾明決邊臣無此比中節

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親之也）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得體）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信無變）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未君故也）勃進曰願請間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草草甚）

得躰眞周折

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具協心推戴意）列侯頃王后、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

中度

渥机牙盖宿衞至重

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卽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卽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衞將軍鎭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

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索隱曰按封禪書云、百戶牛一頭、酒十石、樂彥云、婦人無夫或無子、不霑爵、故賜之、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說文云、酺、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出錢爲醵、出食爲酺、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爲燕王、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

地皆復與之王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
皇帝曰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矯遣灌
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
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
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
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
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
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

眞西山云、史稱上曰、皆帝自爲之、其收除帑及肉刑、求直言、除誹謗、祠官勸農等詔、皆爾雅溫厚、有典誥氣象、可爲代王言之法、

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戸、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爲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爲暴者也、

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孥諸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

文勢急中緩緩中急悠揚委伏溫雅可掬

議雖不必行然唐虞來猶見此議亦猶天下爲公之道

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

因子及子因親
及親此因心加
彼之道

婦受命於姑又
家事故主太后

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
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
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
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
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封將
軍薄昭爲軹侯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
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爲立后故
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巳上孤兒九歲巳

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
鎭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脩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
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
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爲衛將軍其封昌爲壯武
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
因 脩從高帝功
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
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
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已封淮南

推薦昭恩
上諸推恩博
而偏含況而
不私賞不遺
功不昵近不
遺遠君德哉

王舅父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爲淸郭侯、秋、
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
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
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爲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爲丞相、上曰朕聞

古封建遺意

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
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
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敎馴其民其令列侯之國、

古天道君職

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于十一月晦日有蝕之十二
月望日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以養
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誡不治
乃十一月晦日有蝕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
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
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
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
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

欲立皇子先推恩諸侯王示不私

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

幽王少子辟彊爲河閒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立東牟侯爲濟北王皇子武爲代王子參爲太原王子揖爲梁王王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

郡守國相國相盖諸侯王相今郡丞而下亦稱公符殊謬

本以日食策免而詔書敦厚如此可法

可法

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蝕之十一月上日前日詔遣

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

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穎陰侯嬰爲丞相

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

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

爲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毋

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

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
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
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
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
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
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留游太
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
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

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爲將軍、軍滎陽、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迺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

頤寢寥以自
有傳故

臣議皆曰長當弃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
王羣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
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爲厲王立
其子三人爲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
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
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
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

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僇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

隱然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之意

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毋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爲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

卬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赤爲內史欒布爲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

懍懍慄慄亦猶欽明之心

秦沍陰也戰國肅殺至是

王蔑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福也皆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爲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爲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爲其言

而極盛水德之極者以秦為水德之始今始明故譏

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

天覆地載之仁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竝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

與意惻怛

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于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爲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居細柳宗正劉

儉

禮爲將軍居霸上祝茲侯軍棘門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

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上常衣綈衣所幸愼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

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不治墳欲爲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爲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一句總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

讀遺詔文皇帝省德為民仁敬之念耿耿終始迄弥留弗懈三代而下疇知此義者真王德之遺

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

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服虔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

服、索隱曰、已下謂柩已下於壙、劉德云、紅、功也、男功非一、故以工力爲字、而女工唯在於絲、故以絲工爲字、三十六日、以日易月、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郎中令武爲復土將軍、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

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爲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

孝文本紀終

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仁善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進於善

孝景本紀贊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謀失

謀得

史原無武紀武帝事散見八書中今武紀牽封禪書補謬甚





